

奥尼尔文集

2



Neill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I712.15
3
:2
2006



Eugene O'Neill.

奥尼尔文集

2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目 次

黄金	黄嘉德 译 (1)
安娜·克里斯蒂	欧阳基 译 (80)
琼斯皇帝	屠 珍 译 (161)
与众不同	华 明 译 (193)
最初的人	黄嘉德 译 (251)
泉	郭继德 甲鲁海 译 (330)
毛猿	荒 芜 译 (408)
难舍难分	曾 梅 郭文杰 译 (462)
上帝的儿女都有翅膀	郭继德 译 (511)
榆树下的欲望	汪义群 译 (557)

黄 金

(四幕剧)

人 物

艾赛亚·巴特利特 “特里顿”号捕鲸船船长

赛拉斯·霍恩 “特里顿”号水手长

本·凯茨 “特里顿”号水手

吉米·卡纳卡 岛上居民，“特里顿”号水手

巴特勒 “特里顿”号厨师

艾伯尔 “特里顿”号勤杂工

萨拉·艾伦·巴特利特 船长的妻子

苏 船长的女儿

纳特 船长的儿子

丹尼尔·德鲁 一只货船的高级船员

贝里医生

第 一 幕

景：马来群岛南部边缘的一个荒芜的小珊瑚岛。珊瑚沙在强烈的阳光的照射下露着闪烁的白色；沙滩的右前方有一个海拔数英尺的长长的小沙丘。在这块高地的中央有一棵矮小的棕榈树，

它的一串串蓬乱的树叶静静地低垂着，在树干四周的土地上投射了一片细小的圆影子。距离小岛一百码的地方有一个环礁湖，它的深蓝色和环绕着它的白色珊瑚沙滩形成了鲜明的对照。向大海那边的遥远的地平线呈现一大片紫色的烟雾，这片烟雾把海水的鲜蓝色和天空那种像金属的灰蓝色分隔开来。珊瑚岛在太阳下面烘烤。强烈的阳光构成了一阵轻轻地颤动着的热浪薄雾反射到天际，弄得物体的轮廓变形，从而使看得见的世界具有一种不可捉摸的怪异特质，好像整个世界浸在一种无颜色的熔化的液体里漂浮着。

[幕启时，艾伯尔把身子蜷作一团，躺在棕榈树的荫影下睡觉。他是一个发育不全的、身材矮小的十五岁少年，脸被太阳晒黑，皮肤皱缩，有点老态。他穿着一套肮脏的成人粗布工作服，尺寸过大，很不称身，松散地挂在他那瘦弱的身上。他戴着一顶尖顶的粗帆布帽子，一束束棕色的头发在帽子底下披散着。他看起来极其筋疲力尽。他的梦境显然充满着恐怖，因为他痉挛般地抽动着身体，在惊吓中呻吟着。巴特勒从后边的右面气喘喘地慌忙走了上来。他是一个过了中年的高个子，穿着一套褪色的棕色衣服。没有钮扣的上衣敞开着，露出上身。他的秃头上戴了一顶布帽子，秃头四周有一些稀薄的灰发。他的身体消瘦，有两只圆圆的蓝眼睛，脸上的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，呈现出许多皱纹。他的赤脚穿着一双破旧的、沉重的鞋子。他警觉地向后面观望，好像是怕有人跟踪似的；后来他看清没有被人跟踪，就走近那个入睡的少年，弯下身子，把一只手放在艾伯尔的前额上。艾伯尔呻吟着睁开眼睛。他偷偷摸摸地向四周凝视着，

好像正在寻找一个他害怕遇到的人。

艾伯尔 (发出沙哑的声音)巴特勒,船长和其余的人在哪里?

巴特勒 (发出嘶哑的低声)在沙滩上——下面那边。(他做了一个筋疲力尽的姿势,向右边走去,呻吟一声坐在树底下,背部靠在树干上,徒然试图把他的长腿弯曲起来,使全身都藏在树荫里。)

艾伯尔 (露出渴望的眼光)他们还没有找到水吗?

巴特勒 (摇摇头,疲倦地闭着眼睛)没有。他们怎么会找到水——根本就没有水——在这鬼岛上——跟骨头一样干的地方,——我的小家伙——这里有的只是沙和太阳。

艾伯尔 (突然痛苦地尖叫一声——双唇颤动着)我要喝一口水——真难过!(以颤抖的声音恳求)喂,难道你没有剩下一口水吗?——老实说,有没有?

巴特勒 (细心谨慎地向四周望了一望)别这么大声说话!(双眼严峻地盯住这个少年)这是一个绝对的秘密,你要留心!你要发誓不泄漏出去——你不会对他说吧?

艾伯尔 一定不说,巴特勒,一定不说。要是说出去,让老天爷打死我吧!

巴特勒 (从他的裤子后面的口袋里取出一个一品脱水壶。壶里有差不多半壶的水)他——和其余的人——他们会像杀狗那样地杀死我,也会把你杀死,小家伙——你要记住这一点!

艾伯尔 一定!我不会告诉他们,巴特勒。(疯狂似的伸出双手)啊,把水壶给我吧,巴特勒!看在老天爷面上,让我喝一口水吧!

巴特勒 不,你不能喝一口水!只能喝几滴水。这一点水要维持到有船只经过这里把我们救出去的时候。这是我们活命的唯一希望。(伸出手臂,使水壶靠近那个少年)现在把你的双手放下——要不然,一滴水也喝不到!(那个少年放下双手。巴特勒细心地把水壶递到那个少年的唇边,让他喝了两口水——然后把水壶拿掉)

现在只能喝这一点。以后再给你喝。(他自己也喝了一口水,以坚强的意志硬把水壶从自己的唇边拿掉,迅速地塞上塞子,把水壶放进口袋,震颤地长叹一声。)

艾伯尔 啊,让我多喝点!再喝一口——

巴特勒 (坚决地)不!

艾伯尔 (无力地喊叫着)你这坏蛋!

巴特勒 (温和地)别生气。你一生气就会觉得身体更热——也会觉得更口渴。(那个少年筋疲力尽地坐下来,闭着双眼。巴特勒开始用一种更自信的声音说话,好像喝那口水使他恢复了勇气似的)那点水还会救我们。那是我在最后一刹那想到的主意。那时他们刚好在把小艇放到海上。我听见你在叫我赶快来。可是当时我想把这个水壶装满水。这个水壶放在船上厨房里差不多有两年了。那天夜里我在奥克兰被他们胁迫到船上来工作的时候,我把这个装满威士忌酒的水壶放在我的裤子后面的口袋里。那天你叫我的时候,我从一个水桶里装满一壶水,然后跑到小艇上。我那样做真走运,小家伙——为了你,也为了我——可不是为了他们——那些该死的家伙!(好像在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似的)我干吗要把这件事告诉他们,对吗?他们那伙人除去踢我一脚或骂我一声,哪里给过我更好的东西?(露着怀恨的情绪)假如他们拿到水,他们会把水给我喝吗?他们情愿看见我下地狱!况且,他们来不及拿到水。他们四个人此时此刻简直要发疯了。三天前的夜里,桶里的水喝完了,我们在黑暗中划着小艇来到这个小岛;从那时以后,他们没有再喝过一口水。(他突然古怪地笑起来)当我刚要来到这里的时候,你难道没有听见他们像疯子那样大喊大叫吗?

艾伯尔 我想我当时的确听见一些声音——只是我以为我在做梦。

巴特勒 倒是他们在做梦。我当时和他们在一起。(气冲冲地)他踢我——每一次我想跑掉,他总是打我,不让我走。他的身体倒还强壮——(威胁的语气中有怀恨的情绪)——可是他活不长,该死的家伙!(克制自己,兴奋地继续说下去)我们跑出去找水。吉米·卡纳卡看见在暗礁下面有一只小艇,艇身一半沉在水里——那是一只马来亚独木舟,只是大一些。他们以为在那只小艇上也许有水可以喝。突然他们大声叫喊起来。他们全都站在一只箱子旁边,把箱子撬开,发疯似的又叫喊又咒骂。我走过去一瞧,看见那只箱子里装满着金属破烂货——我猜想是马来亚人戴的手镯、箍带和项圈之类的东西。那些东西全是黄铜、铜以及质量低劣的金刚石仿制品等等——一点价值也没有!我捡起几件来看,核实一下。于是我坦率地告诉他。“这些不是黄金,是黄铜和铜——一点价值也没有。”我的天,他发起火来!(勃然大怒!)我当时只好逃走,否则他一定会拿起刀子戳死我。(语气突然激烈起来)从已经发生的事情和将要发生的事情看来,他们不会有好下场。当时我喝醉了酒——丢掉一个好职业,被他胁迫到一只倒霉的捕鲸船上当伙夫,烧猪狗不食的饭菜!啊,我一定要和他算账!他那只该死的船失事了,沉掉了——那是他碰到的第一件倒霉的事。我一定要看到他烂掉,死掉——那三个家伙和他一起烂掉,死掉!可是你和我将会得救!你可知道我为什么让你和我各喝半壶的水吗?这是因为他们也踢你、打你。现在我们要报复!(这一阵感情的爆发使他筋疲力尽,他向后坐下去。他们两人都沉默不语,闭着眼睛,身体斜靠着树干。一些男人的低语声从右面和后面传过来,渐渐近了。)

艾伯尔 (吃惊地张开眼睛)巴特勒!我听见他们走过来啦!

巴特勒 是的,是他们。(他有气无力地站起来。艾伯尔摇摇晃晃地站

起来。他们两人都向左边走过去。巴特勒用双手遮在眼睛上，朝海滩的方向望过去)你看!他们正在把那箱破烂货拖过来,这些该死的傻瓜!(用警告的语气)他们疯狂到了极点。别让他们有机会找你的麻烦,你知道吗?(沙滩上传来拖着脚走的沉重的脚步声,巴特利特船长露面了,霍恩在后面跟着,在霍恩后面的人是凯茨和吉米·卡纳卡。巴特利特是个高个子,身躯魁伟,穿着一件双排纽扣的蓝色上衣,裤子和上衣都是用同样料子制成的,一双高统橡胶靴从膝部向下卷起来。尽管他受到饥饿和口渴的折磨,但他那肌肉发达的身躯看来还有巨大的力气。他的脑袋特别大,头上缠结着的铁灰色头发乱成一团。他的棕褐色的面孔很大,骨骼突出,有一个长长的鹰钩鼻子,嘴巴上面长着密密麻麻的灰色胡子。他那宽阔的下巴以一种不能宽容的顽固的角度向前突出。他那浓密的灰色眉毛挂在阴沉的黑眼睛下面。赛拉斯·霍恩是一个骨瘦如柴的老头子,有一个状似鹦鹉嘴的鼻子,他那消瘦的面孔布满着一辈子极度的色欲和卑鄙的残酷的印记。他穿着一条灰色的棉布裤和一件男式汗衫,前面撕裂着,露出多毛的胸膛。他的手臂、肩膀和胸膛上暴露出来的皮肤给阳光晒得起了水泡,出现焦痕。他戴着帽子。凯茨是个又矮又胖的男子,胸部宽大,四肢既短又粗。他那四方形的愚笨的面孔布满麻点,两只眼睛露出贪婪、愚蠢的目光。他是个无知的畜生,粗野下流,残酷无情。他穿着一件肮脏的白色水手罩衫和一条粗棉布裤,戴着一顶棕色帽子。吉米·卡纳卡是一个身材高大、肌肉发达、皮肤带青铜色的岛上青年。他的身上只围着一块缠腰布,束着一条挂了一把入鞘的匕首的皮腰带。后面这两个人正在抬一只沉重的、用镶嵌物品装饰的箱子蹒跚地走着。那三个白种人的眼睛露着狂热的目光。他们由于舌头肿胀而发音模糊不清。但是他们的烤焦了的面孔露着一种快乐和兴奋的狂热的表情。)

巴特利特 (发出单调的低声)它很沉,我知道,很沉——那只箱子。抬高一点,好汉们!把它抬高!(他自己躲在树荫里,背部靠着树干,伸手指他脚下的沙)把它放在那里,好汉们——放在我能看见的地方!

霍恩（机械地重复船长说的话）把它放在那里！

凯茨（发出沙哑的、笨拙的声音）是，是，船长！吉米，把它放下来。

（他们把箱子放下。）

巴特利特 坐下来，小伙子们，坐下来。你们可以休息一会啦。

（那三个人疲惫不堪地倒卧在沙上。巴特利特的眼睛贪婪地盯住那只箱子。凯茨突然打破沉默，起身跪下，以窒息的声音叫起来。）

凯茨（他以坚定不移的目光凝视着船长）我要喝一口——水！（其他的人吓了一跳，茫然留心静听。霍恩的双唇痛苦地颤动着，无声地重复这个词。过了一会，巴特利特用拳头打击自己头颅两侧，好像想使自己的脑袋摆脱这一个缠住他的词似的。巴特勒和艾伯尔站在那里，用惊恐的目光注视他们。）

巴特利特（恢复了自我控制的力量，发出一种深沉的、有威胁性的、坚决的声音）本·凯茨，如果你再说那个词——如果你把那个词再说一次——我就把你送去喂鲨鱼！你听见了吗？

凯茨（惊惶地）是的，船长。（他软弱无力地再一次倒在沙上。霍恩和卡纳卡绝望地、懒洋洋地躺着。）

巴特利特（露着极端轻蔑的态度）你难道是小孩子，像生病的老太婆那样——哭着要那种我们根本就没有的东西吗？你难道不能像个有点口渴的男子汉那样站立起来吗？（坚决地）将会有充足的水——只要你肯等候，坚定不移，顽强不屈。我们大家今天将会得救。我敢向你们担保。这种局面不能再持续下去。（他的目光投向那只箱子）在我们发现这件东西以后，你们应该欢唱，而不应该哭泣。在你面前有黄金的时候，缺水又有什么了不起呢？（狂喜地）黄金！单是你分到的黄金就足够给你一辈子买朗姆酒、买葡萄酒、买女人。

凯茨（挺身坐起来——他的细小的眼神魂颠倒地凝视着那只箱子——笨拙地咕啾着）是的——是的——朗姆酒和葡萄酒！

巴特利特（半闭着眼睛，好像那样才能更好地欣赏他的幻象）好啦，让你

和霍恩和吉米都有朗姆酒和葡萄酒和女人。好汉们，你们再也不需要再在暴风雨的海上做苦工了；你们可以一年到头口袋里天天装满全薪，有的是钱让你去花。（那三个人热切地倾耳静听着。甚至巴特勒和艾伯尔也朝前走一两步，好像他们同样地处于半催眠状态似的）凯茨因为口渴而抱怨！如果有什么可以抱怨的话，抱怨的人应该是我才对！难道不是我丢了一只船和在那只船上的两年工作吗？你们丢掉了什么呢，你们三个人，难道你们丢掉的不只是几件破旧的衣服吗？（以粗野的语气着重地说）我告诉你，“特里顿”号沉掉了，我感到很高兴！（他用手轻轻地拍着那只箱子）这只箱子里的财宝比所有正在作业的捕鲸船所赚的钱还要多。这里有的是黄金——又重又纯——还有金刚钻和绿宝石和红宝石！——红的和绿的都有。

凯茨（舔着双唇）是的，我看见它们在箱子里——绿宝石是绿色的，我知道，值一吨黄金！

巴特利特（好像没有听见凯茨的话，正在梦幻中自言自语）朗姆酒和葡萄酒给你们三个人，其余的东西都是我的。对啦，我要回家休养，一直休养到我死亡那一天。对啦，我的女人，我现在就要回家了。对啦，纳特和苏，你们的爸爸就要回家，在家休养一生！萨拉，我要像你一向要求我的那样，不再干捕鲸船这个行业了。对啦，我要像你一向恳求我的那样，在星期天和你一起去教堂。我们一定要让那些该死的邻居张开眼睛看看，那些该死的家伙！你可以乘马车，穿丝绸——享受一切好东西——也让苏和纳特享受一番。我许多年来就梦想这一天的到来。我一向根本不在乎什么鲸油——那只是做点生意——我总是希望在一次航程里捡到龙涎香——一大堆——那可就和黄金一样宝贵啦！

霍恩（低垂在胸前的头有气无力地抬起来）是的，龙涎香！那是值钱

的东西。

巴特勒（低声对艾伯尔——谨慎地）你瞧！难道我说错了吗？他们全都疯了！

巴特利特（他的声音越来越像梦游者的声音）是回家和你安顿下来的时候了，萨拉。我的家里有许多大树，好汉们，还有树荫和青草，从大海那边吹来凉爽的风。（他从昏昏沉沉的状态中振作起来，愤怒地向四周瞪眼）该死！我在想什么胡说八道的事情呢？（但是他和其余的人立刻又陷入昏迷状态。停了一会儿，他又开始用低沉而单调的声音讲一个故事）许多年前，当我在新贝德福那边捕鲸鱼的时候，一个男人跑来找我——他看来像是西班牙人——他要租我的船，和我分享利润。他拿出一幅位于南美洲某地海岸边一个岛屿的地图给我看。地图上有一个十字形的记号，指明旧时的海盗埋着金银财宝的地点。可是，我那时是个傻瓜。我不相信他的话。他最后找到一只苏格兰的旧纵帆船。那只船起航了，以后没有再听到它的消息。可是，我永远忘不了他和他的妈妈。我常常想，假如我那次出航的话——（他挺起身子，以咄咄逼人的强暴态度喊叫起来）可是船仿佛就在这里！船一直开到金银财宝的地点——地图也不要，什么都不要。黄金、金刚钻，什么都有——都摆在我们面前！（对着那个现在警觉起来的吉米）把箱子打开，吉米！

吉米（站起来——发出温和的声音）是的，船长。（他俯身准备揭开箱子的盖。）

巴特利特（情绪突然发生变化，粗野地把吉米的胳膊推到一边）住手，你这条狗！这只箱子由我保管，除了我之外，谁的手也不许碰到它！

吉米（驯顺地向后退——发出同样无动于衷的温和声音）是的，船长。（他在箱子的左边蹲下来。）

巴特利特 (好像突然第一次注意到那个厨师)原来你在这里,是吗?
(愤怒的情绪使他的声音变得沙哑)我还没有忘记你在下面岸边说过的话!我当时没有把你抓起来算你走运!“黄铜和铜——破烂货”你当时说——不是黄金!一点价值也没有,你当时说!你这该死的撒谎的家伙!(对艾伯尔看一眼)你也把你那套谎言告诉了那个小家伙。我能够从他的表情上看出来。(严厉地)到这里来,小家伙!

艾伯尔 (以踉跄的步子走过去)是——是的,船——船长?

巴特利特 把那个箱子打开!把它打开,你这小鬼!(艾伯尔在极度恐慌中俯身把箱子的盖揭开。当他这样做的时候,巴特利特的巨大的手抓住他的上衣的领口,使他弯下身来,脸对着箱子。霍恩、凯茨和吉米·卡纳卡都走拢来,他们伸长着脖子想看看箱子里的东西。)

巴特利特 (猛力摇动那个惊恐万状的少年的身子)你看见那里有什么东西,你这小笨蛋?你看见那里有什么东西?

艾伯尔 喔——松开手吧——我要憋死啦!

巴特利特 (冷酷无情地)如果你不回答我的话,你就活该憋死。你看见什么呢?是黄金吗?你回答我的话。——是黄金吗?

艾伯尔 (结结巴巴地)是的——没错——黄金——我看见了黄金!

巴特利特 (把他推开。那个少年摇摇晃晃地跌倒在沙上。巴特利特得意洋洋地转向巴特勒)你看见吗?你这个撒谎的家伙?黄金!黄金!甚至小孩子看它一眼也知道那是黄金。(语调中包含着阴沉的威胁的成分)可是你——不相信——你不相信吗?

巴特勒 (惊惶地)也许我错了,船长。我——没有——很仔细地看。

巴特利特 到这里来!(他站起来,背靠着树干)到这里来!

巴特勒 是的,船长。(但他躲躲闪闪地向四周观望,好像要逃走的样子。)

巴特利特 吉米!(吉米·卡纳卡迅速站起来)如果他要逃走,吉米,拿

刀戳他。

吉米（他拔起刀，黑眼睛露出粗野的目光——发出柔和的声音）是，船长！

巴特利特（向那个哆嗦着的厨师）到这里来！

巴特勒（鼓起绝望的勇气走近他）是，船长。

巴特利特（指着箱子里的东西）那是黄金吧——或者不是黄金？

巴特勒 假如我拿一件东西起来看看——

巴特利特 你捡一件起来。

巴特勒（捡起一只镶饰着有色玻璃的沉重的脚镯，看了一会儿——然后假装很有把握的样子）我搞错了，船长。那的的确确是黄金——非常值钱，我敢断定。

巴特利特（疯狂般地扬扬得意）哈！你恢复理智了吗？太迟了，你这坏蛋！这里没有你的份儿！这一拳是你过去向我撒谎应得的教训！（他伸出拳头，把巴特勒打得摊开四肢躺在沙上。巴特勒躺在那里，呻吟一会儿，手里还抓住那只脚镯。那个少年吓了一跳，惊慌地向左边跑掉。）

巴特利特 那一拳给你一点教训！（他坐在箱子旁边。其余的人靠近他蹲着。巴特利特挥动着双手——口气中包含着狂热的贪婪欲望）黄金！比捕鲸鱼还好，对吗，孩子们？比龙涎香还好，即使我有好运气找到龙涎香的话！（巴特勒摇摇晃晃地站起来。他以轻蔑的嘲弄态度检查那只脚镯，甚至用牙齿把它咬一咬看。然后他偷偷地向左边移动着身子。他的脸上的表情突然发生变化；他以仇恨的目光凝视着船长，满腔怒火使他的相貌变了样。）

吉米·卡纳卡（伸手指着巴特勒）他拿了那只脚镯，船长！

巴特利特（以轻蔑藐视的目光看了那个厨师一眼）你想拿着那块黄金溜走吗？你这偷东西的猪猡！你现在完全知道这是黄金了吗？好吧，你可以保存那块黄金——当做你说过一次老实话

后应该得到的份额。

霍恩（他的贪心驱使他提出抗议）别把那只脚镯给他，船长！他什么事也没有干，而我们为找到那个箱子卖力工作的人倒要少分一些东西！

巴特勒（愤怒填膺——结结巴巴地）谁向你们要这东西——嗯？谁——要这一钱不值的東西？我不要！不要！（轻蔑地拿出那只脚镯）黄金？哈哈！黄金？黄铜，那就是黄铜——加上几块玻璃！破烂货！一点价值也没有。东西就在这里！拿去吧！（他当他们的面把那只脚镯丢在沙上。巴特利特以保护珠宝的态度把它捡了起来。）

巴特利特（暴跳如雷）吉米！（巴特勒吓得大叫一声，向左边跑掉。吉米跳起来，手里握着刀子，站在那里，等候新的命令。）

吉米（热切地）我去抓他——戳他一刀好吗，船长？

巴特利特（停一会——皱起眉头）不。如果要杀死他——时间有的是。坐下。（吉米露着小孩发脾气的样子再一次坐下来。巴特利特凝视那只脚镯，继续皱起眉头，好像巴特勒的行动使他感到不安，使他迷惑不解，手足无措。他一半对自己咕哝着）真怪！真怪！他把那只脚镯丢回来，好像那是一块泥巴似的！他知道那是什么东西——可是他说他不要。破烂货，他说——可是他知道那个东西是黄金！一分钟前他自己说过那个东西是黄金。他真怪，他明知那个东西是黄金，为什么偏要说是破烂货？难道你们觉得——他不相信那东西是黄金吗？

霍恩 因为你把他击倒，他发疯了。

巴特利特（冷酷无情地摇摇头）我击倒他，这已不是第一次了，可是，他以前从来没有——像这一次那样——对我说话。不，他一定有一些邪恶的念头。

霍恩 你对他说过，他不能分享财宝，船长。这样他就有了邪恶的

念头啦。

巴特利特 (再一次摇摇头)不。他的眼睛——他的脑袋里有一些想法——他隐藏着不说!他分享财宝——他也许认为不管我们在不在这里,他反正可以分享财宝!也许他认为他分享的财宝还不能满足他的需求!也许他以为我们被人家救起来之前会因为饥饿和口渴而死亡——而他倒活下来——然后——他就可以占有这满箱的财宝!(突然勃然大怒地站起来)见鬼!对啦,就是这么一回事,好汉们!这就是他的阴谋诡计!等候我们完蛋——然后他把这箱财宝从我们身边偷走!

凯茨 (跪在沙上,以威吓的姿态伸手在自己的头上挥舞着)叫吉米拿刀子戳他,船长!叫吉米——我身边没有刀子,要不我就自己动手了。(他有气无力,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。)

吉米 (热切地)你开口,我就戳他,船长。我也把那个少年戳死。

凯茨 (露着虚弱的样子)我没有力气,可是还可以代替吉米去戳死他。我没有力气——(他双膝软弱无力,坐在沙上。他以引人哀怜的样子恳求着)我只要喝一口水,身体就有力量!我只要喝一口水,就可以代替吉米去戳死他!(他转动身体,好像想站起来向海滩那边走去)那边一定有水。让我们再去看看。我去看——(他企图挣扎着站起来,但没有力气,又跌倒在沙上,张开嘴巴喘着气。)

巴特利特 (振作起来——露出严峻的态度)凯茨,把你的嘴巴贴上封条吧,你不贴,我来替你贴!

凯茨 (又哭又闹)假如我们没有找到水——他就会眼睁睁看我们完蛋。

吉米 (讨好地)还是让我把那个厨子干掉吧——连同那个小家伙一起干掉!

巴特利特 我们把他们干掉,难道就有水喝吗,你们这些傻瓜!

(过了一会,他摇摇头,好像要清除脑袋里的一个念头似的,咕哝着)嗨,别再来这一套!我们没有细心眺望船只。爬上那棵树,吉米——赶快爬上去!(吉米·卡纳卡迅速地爬上那棵棕榈树,到达树顶,向四方眺望着。其他的人都费力地站起来,以重现希望的目光抬头凝视着树上的吉米。)

吉米 (突然发出喜悦的声音)嗨,我看见——看见一只船了,船长。

凯茨 (疯狂地挥动双臂)嗨,看见一只船了!

吉米 看起来很像经商的纵帆船,船长。它没有改变方向;它驶近我们这里。它全部张帆地顺风驶过来啦;它很快就要到达这个岛屿了。

霍恩 (拍拍凯茨的背部)一直向我们这里驶过来了,凯茨,你听见我的话吗?

巴特利特 你下来(那个岛上居民从树上滑下来。巴特利特非常得意地呼喊)我不是告诉过你们吗?正是时候。当那只船驶近这个岛屿的时候,我们就走到暗礁那里,一边呼喊,一边向它挥手。船上的人就会看见我们。我们今天真走运!(他的眼睛盯着那箱财宝,吃惊地)可是现在——这只箱子——黄金——怎么办?

霍恩 (迅速地)你上了那只纵帆船以后会把把这箱财宝的事情告诉他们吗?

凯茨 他们会要求和我们分享这箱财宝的。

巴特利特 (轻蔑地)你们以为我疯了吗?不,我们要把这箱财宝埋在这里。

凯茨 (懊悔地)难道要把它留在这里让人家得到吗?

巴特利特 我们要把它埋得很深,谁也找不到它——同时,我们画一张这个岛屿的地图。(他从自己的口袋里取出一张纸和一只用剩的铅笔头——伸手指着那棵树的树根)在这里挖一个洞——你们两人,霍恩和吉米——把洞挖得很深。(那两个人弯下身子,开始